宁波日报 NINGBODAILY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网址 www.nbrb.com.cn
责任编辑/邱贝贝 电话/87682818
电子信箱/qbb@cnnb.com.cn

【四明杂谭】

“钥匙”为何失落

柴 冰

1980年，梁小斌写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钥匙”在诗中象征知青一代在“文革”中所失去的青春以及一切美好的精神寄托。诗发表当年，许多青年感同身受，心底往往泛起难以言状的波澜。

35年后的今天，再读这首在一代人生命里刻下烙印的诗歌，却觉得它仿佛是为当今时代写的。而今天丢失“钥匙”的会是哪些人呢？我们的目光不由投向在滚滚红尘里艰难打拼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出生在边远农村，大多毕业于因扩招而雨后蘑菇般丛生的“二本”、“三本”或专科，虽然知识积累不够，实践技能缺乏，但葱茏年华依旧装满憧憬，于是一批又一批地由火车或长途大巴输送进入都市。不争的事实是：这一代大学生的运气显然比20世纪80年代那一批“天之骄子”差了许多，尤其是外地贫困农村出来的大多只能在困顿中谋生，在混沌中存活。他们有一个笼而统之的大路称呼——外地人，以区别当地土著；相关部门则在称谓上为他们作了安抚——新XX（城市名）人，以示身份认同。

西哲有言：人，诗意地栖居。对他们来说，这种诗意太过遥远。故乡几乎已成了梦境中的记忆。地理意义上的家园，由于落后、破败及闭塞，早已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因而他们不会发出诸如“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喟叹。他们的心里明白得很，再不会重复祖祖辈辈躬耕黄土老死故乡的宿命，也不会像第一代打工者那样在城市胼手胝足、艰辛度日。

他们珍藏着精神意义上的理想家园，向往用这把“钥匙”打开都市之门，成家立业，真正融入其中，活出个人样来。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将这种向往消磨殆尽。长期低薪就业与上升空间梗阻会吹灭希望的明灯，高不成，低不就，精神之钥就在惶惑、郁闷、消沉中不留痕迹地失落，以至无从寻找。

古人说过，饮食男女是百姓天大的事，外国佬马斯洛的理论与之不谋而合，强调生理需求是人生需求五层次的首道门槛。显而易见，这个特殊群体在“门槛”前面呈难色。古人尚且说“长安居，大不易”，今天要留在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就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婚姻大事更是成了海市蜃楼，美丽却虚幻。

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既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饱受那种痛苦的煎熬，那种无望的挣扎，他们也会染上流行的“焦虑症”且并发“浮躁症”，希冀一朝逆袭，最好能像快男超女般一夜成名；也幻想通过婚姻自救，一些影视、小说里不是常这样渲染吗：屌丝男、草根女忽地撞上桃花大运，“三拳两脚”入赘豪门，爱上富豪女，钓上金龟婿。网上有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帖子，说的是萧山一户富裕农家欲为独女招个上门女婿，有一个外地大学生毅然入赘。他的小九九是想以此改变命运，坐享“金山”。讵料泰山早就识破，不管女婿如何做牛做马，体贴殷勤，对他仍然像贼一般防着，大小铜钿不让其染指半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人又撺掇妻子联手夺权，想不到枕边人临阵倒戈，与家人一举“平叛”，并把他扫地出门。

也有人不做这样的白日梦，试图正儿八经自主创业，但大多铩羽而归。《南方周末》去年在上海市金山区做过调查，发现创业成功的97名青年中有92个传承了父辈的行业。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今一无钱二无权三无社会资源的，要想挖到“第一桶金”谈何容易！

关注同情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固然很多，但不受待见且施以鄙夷眼神的也为数不少。一个年到“不惑”却在台上又蹦又跳且嘻哈作稚态状的歌手，曾在网上对几个乡气未褪却学时尚打扮的外地青年作了极其刻薄的挖苦：真该在他们脸上画个圆，圈中再写个“拆”……这种傲慢与偏见无异于风刀霜剑，捅向他们自尊且又脆弱的心灵。

一当精神家园荒芜，灵魂便无处安放。他们自然深深品尝到司马迁当年描述的况味“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很多人会选择离开，不停地跳槽，不停地迁徙，寻找心目中水草肥美的绿洲，一把把闪亮的“钥匙”也在辗转往返中渐渐生满了锈迹。

互联网上林林总总的论坛、博客及微信成了这个群体最适宜的心情宣泄渠道与心理减压器。在虚拟广袤的网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出于相似的境遇，他们渴望由某种外部因素的偶然触发而带来命运的改变，并成为他们共同的念想。

为数众多的“新XX人”为何摆脱不了成长的瓶颈，恐怕要置于当前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社会大背景上予以考量。狄更斯早就一针见血说过：“这是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个最坏的年代”。《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生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社会剧烈震荡年代。这个乡下木匠的儿子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但晋身之道已被卷土重来的大贵族与新兴大资产阶级及教会联手堵死，最终，出身微贱的于连以悲剧的结局结束个人奋斗的短暂历程。

同样，转型期的中国也有各种力量在角逐，社会失序与阶层固化、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在所难免。问题是全社会都要引起重视，尤其是要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在“城市化”之路上的命运与前途。

古今中外的相关历史一次次警示：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社会是很可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切实呵护这个“漂浮”着的群体，就是呵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常识！

“……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35年前为“钥匙”的丢失所发出的慨叹，为寻找回“钥匙”所发出的企盼，今天我们听到了吗？我们思考了吗？我们行动了吗？

【诗画印象】

赛龙舟

小青/图 木木/文

儿时曾见你雄姿英发
麦熟时节的梦里常常划出
你真汉子的激情
为此我总想
长大了变成你

曾几何时
热血的鼓点像家门口挂的菖蒲
垂落声声呐喊
手臂肌肉愤张着
就像屈原在汨罗的恸
民俗忘了约会传统

今日见鼓声咚咚中的你
始发在崭新的岸畔
喝一碗雄黄酒
喝出冲天猛浪
操一把夺标桨
划出万众一心
从滔滔的乡情中拼力一喊
喊出江南人家男儿风

【生活杂记】

枇杷开摘仪式

云中漫步

有一天，母亲喜滋滋地打来电话，言语中颇多自豪：“星期日回老家来吧，枇杷熟了”。

电话这头的我甚觉狐疑，咦，什么时候枇杷都结果了？印象中，老家果园的枇杷树只是一株可怜的树苗苗，细脚伶仃地藏在霸气的柿子树下。莫不是父母想念我们了？

于是，急急地在家人圈中呼五喝六，要求工作在外的兄弟姐妹周日赶到老家，采摘丰收果实，并明确告知，一旦迟到或不去，不承担分享权利。

一路倒是顺风顺水，高速公路畅通无阻。一到家，喊了声“爸——”“妈——”连家门都没进，直奔果园。朝着母亲的手指望去，只见一人高的枇杷树被报纸一团团地包得不堪重负，像个孕妇，很是滑稽。母亲告诫：现在不要去碰，等你们姐弟仨都到齐了，一起动手吧。我只好口水直流地等着。好不容易等到我姐，她看来是有备而来，手握明晃晃的尖刀，准备大干快上。望眼欲穿间，只见我弟姗姗来迟，免不了遭我俩一通抱怨，他倒是好脾气，很应景地送来了只精美的工艺采摘篮。

全家五口，加上我家小黄，喜气洋洋地围着这棵小不点大的枇杷树，开始了隆重的开摘仪式。

“枇杷能长出果，都是你妈的功劳，让你妈先来介绍一下经验。”父亲打趣说，我们跟着起哄，小黄也应声舔了一下母亲的裤腿，母亲便在半推半就中炫耀起她的“丰功伟绩”：从菜市场买来小树苗，讲到如何遭小黄踩踏，从前院移植到屋后，再从浇水到整枝，从观察花蕊的形状到采挖花蕊的时间节点，从花茎的毛囊到幼果的成长，连日来几乎是看着枇杷长大。实践出真知啊，没料到，70岁的老母亲，竟然还有当果树专家的潜能。母亲说，某一日，在例行检查时，突然发现枝头上眼看快成熟的枇杷居然成了鸟儿的美食，气愤之余，心急火燎地嘱咐父亲，把剩下的果实用报纸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

听到这里，终于明白了报纸上枝头的曲折缘由，我们三个一致认为，父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严防死守”，勇气和精神可嘉，应给予尝最好最大的第一二颗的奖励。大家拍手通过。

随着父亲一声开摘令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剪开报纸，如撕下神秘的面纱，那个紧张和好奇啊！可这一打开不要紧，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一攀之中七八颗里有三分之一是烂的，那个心痛！只怪我多嘴，说了句：捂得太热，捂臭了。这一下把大家的惋惜情绪给点燃了，母亲也开始埋怨父亲，父亲忙不迭地承认“过失”：我没经验，报纸包了好几层，只考虑到鸟了，没考虑到透气，顾此失彼！尽管有些遗憾，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采摘果实的欢愉，我们很是大度地安慰父亲，没关系，小树头一年长果子没经验嘛！吃一堑长一智，明年一定能丰产。

剪开了所有的报纸，金灿灿毛茸茸的白枇杷终于见了天日，哎，打住！且别忙着摘，拍照，那是必须的！全景、特写，每人采摘的镜头，然后组织美化文字，上网显摆，一样也不能少。上网后的图片和文字，虽没有“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沙”的美艳，但却也是“树繁碧叶玉，柯叠黄金丸”，只惹得手机瘫痪，欠下了众多微友们要到我家来吃枇杷的空头许诺。

紧接着，大家各负其责，分工合作，确保果实不落地跌烂。我姐对那个有点烂的也不放过，小心翼翼摘下来，说，粒粒皆辛苦啊，浪费了可惜，坚决地把好的一半给生吞活剥了，还一边啧啧称道“甜，甜”。

看已经落果的小树，像卸去了包袱的小姑娘，越发纤细了。父亲为了奖励它，给它培了土，松了地，浇了水，也算是犒劳它几个月来孕育的辛苦。

欢天喜地数了数，完整饱满的共有42颗。大家围坐在客厅里，说尽了溢美之词。父母在推来搡去中终于吃了我们挑的第一第二颗，我们也都很自觉地挑了相貌相对较差的三颗，尝个鲜。哇！满嘴清香，甜而不腻，滑嫩多汁，真正的天下美食耶！其余的，父母不由分说平分成三份要我们带回，让辛苦读书的孩子们尝鲜。

感谢父母！感谢枇杷带给我们的快乐！

【“宁波榜样”征文】

丫 丫

邵留芳

最早认识丫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她在港报发表了副刊作品《品菊》，从写朋友送来菊花茶后，如何享受品菊的滋味，写到开在秋季的菊花，虽然没有牡丹花那样艳丽和夺目，但它傲霜抗寒，那淡淡的清香和高洁的秉性，深得她喜欢。所以，每次饮用菊花茶，她都要细细观察花瓣的变化和情状，慢慢地啜饮。如此细腻的描写和感怀，立即抓住了我等办公室一族的眼球。对文字颇有专攻的同事小王，不仅把丫丫的《品菊》当作范文在办公室里高声朗读，还铺开纸张及时进行了一番点评。丫丫的名字，就这样让我记住了。

正式见到丫丫，是在21世纪初。因为工作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分公司同时被分配在集团一个新组建的公司。恰巧当时我们都在宁波西门口附近的某个站头候车上班。那个夏天的早上，三十多岁的丫丫，留了一头运动式的短发，穿了一件印有小碎花的扣子衫及灰色的长裤，虽然穿着打扮比较简单，但是她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朝气和活力，以及亭亭的站姿和眼眸中流露出来的知性、善意，我马上就认出她该是《品茶》的丫丫。一个微笑、一声招呼之后，果然验证了我的直觉。十多年过去了，我之所以仍然记住丫丫的发型和穿着打扮，因为她在这方面不太愿意花费心思。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越来越认同丫丫。

与丫丫真正同事，是几年前在同一部门从事文案工作，做文案工作，最辛苦要数年底了。我们两个都各自分管了一摊工作，大家都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所以时间都很宝贵。因为我具体负责先进厂队、部室的评比，这需要一项背靠背民主测评优劣的数据。为了公平合理操作，需要丫丫一起来统计有关数据。我每次找她，丫丫总是欣然接受。我也知道有些单位部门的负责人，是丫丫的好朋友，他们都很在意有关的测评情况。但是，丫丫处理起来不偏不倚。她说，既然公司制定了民主测评的规则，我们就应该按规则行事，否则谁相信谁啊？丫丫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一脸的认真和严肃。我心里一阵窃喜，为有这么一个搭档。尽管评比结果，还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也不是我们所能定夺的，但是，我想说，与丫丫一起工作，心很踏实。

在这个信息时代，书籍的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但走进丫丫的办公室，案头总有一些书籍，会让我禁不住地翻开来读一读：有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也有描写狗狗颇通人性的《马利与我》……当了办公室负责人后，丫丫依然故我。有人曾经提醒她，这个年代，要学会喝酒玩牌打乒乓才有出息，可丫丫不信这个。凡是需要陪着谁谁娱乐的地方，她打内心排斥。好在公司也没有这样的氛围和环境，这让丫丫一阵轻松。偶尔需要应酬，也是浅尝辄止。按她的话说，这个年代，我们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丫丫家里有个正读大学的女儿，长得亭亭玉立，多才多艺。假日期间，丫丫在微信上晒出了一组女儿与同学走秀的照片，获得一片赞扬声。丫丫的回复是：孩子健康和品行端正，才是立足社会的基础。

这就是丫丫。有人说她靠谱，也有人说她死板；有人说她秀外慧中，也有人说她不入潮流。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丫丫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像一朵菊花，不争艳，也不争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你觉得，她是我们的榜样吗？

宁波榜样 时代回声 征文

【思想散墨】

古诗词里的端午风俗

清 欢

农历的五月初五乃端午佳节。早在古代时，不管是民间还是庙堂都已经在这一天流传开了不少寓意深远的风俗。瑰丽万千，风雅高标的古典诗词也对这个节日里中国人独特的民俗风情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极具代表性的是欧阳修的一首《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骊时一弄，犹瞢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文人雅士们用生花妙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浮现于细腻笔触里的端午节！而我们循着这些浪漫优美的诗文，也自会寻见这个节日之所以长久盛行于民间的文化心理、历史根源和情感精髓。

按《隋书·地理志》的记载，端午竞舟的习惯始于百姓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唐朝一个擅诗文的武将张建封作有长诗《竞渡歌》，该诗将龙舟比赛时那种扣人心弦的气氛刻画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飞驶的船只如龙跃于水，波飞浪劈，声势夺人。“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参赛者个个夺标心切，目光急迫，对胜利的渴望更是溢于言表。当时紧张热烈的竞技场面凭借诗句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诗末“竞脱文身请书上”一句实录了比赛获胜方纷纷脱掉衣服，请裁判官员在身上写个“上”字的情景。当年我曾对此句不甚理解。后来看到王建《宫词》中“竞渡船头掉彩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的句子后才知：叫裁判在身上写“上”字，是为了显示胜利的无上荣耀，是龙舟赛胜利者们特有的权利。清代诗人董平章也写过赛龙舟的精彩场面，不过他转换视角，将目光投放到了熙熙攘攘的观赛者身上。因为只有对这项风俗有浓厚兴趣，才会呈现“堂开宛在俯中流，士女倾城尽出游。记得小西湖上路，罗衫执扇看龙舟”这般万人空巷观竞渡的场景。

端午节里百姓们热闹，君臣也会通过互赠夏衣这一文雅方式来联络上下间的感情。所谓的“夏衣”，是指用轻薄细葛制成的，既透气又舒适的衣裳。臣子若能得到九五至尊赐的夏衣，那便是莫大荣耀。大诗人杜甫就曾有过受赐夏衣的恩遇，（端午节皇帝赐夏衣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将此事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不知是不是礼尚往来，官吏也会向皇帝“进”夏衣。同样是老杜，他的《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记载：一位姓“向”的官僚要带件高级夏衣去长安奉献皇上。杜甫送别他时写：“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向端午”。在传统诗文中，一般只有仙人的衣裳才被形容为如云似雾，这里将此衣拟为云雾，可推想此“御衣”绝非凡品，一定是布料上乘，质地轻柔，做工精细。

诗人T.S艾略特说：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而在我们中国百姓的眼中：五月才是“恶月”，双五重叠的“端午”更是恶月中的恶日。“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等充满迷信色彩的民间俗语至今有所流传。据说“道君皇帝”宋徽宗甚至将自己本来在端午的出生日给改成了十月十日，足见这种信仰之深。而上行下效，慢慢地，端午这天人人都在想办法辟邪防祸。“绣额朱门插艾人，羞将角黍近香唇。平明朝下夸宣赐，五色香丝系臂新。”五代文学家和凝的这四句诗说的是在手上套长命索，在门上插艾草以防邪祟的习俗。“长命索”用五色丝线编成，因古人是以五色（红、黄、青、白、黑）对应五行，取其相生相克之意。而清香的艾叶中含有花香油，有杀虫功效。端午时节插于门上，可阻蚊虫。

至于在端午食粽这个大家最喜闻乐见的风俗上，诗家也是情怀豪阔，不吝笔墨。陆游“盘中共解青菰粽，衰甚将簪艾一枝”写的是裹粽；元稹“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描摹的是粽子的精美外表；而清朝林苏门“豚蒸河粳米，白腻透鲜红”一句分明表达出自己是火腿肉粽子的超级粉丝。当美食大家苏东坡吃完蜜饯做馅的粽子后，则为后世留下“时于粽里得杨梅”的诗句。古人一般将粽子叫作“角黍”，唐朝人也叫“蒸裹”或“绿荷包”，这并非杜撰，同样有诗为证：“青箬裹塩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语出自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